



责任编辑：郭亮
2022年12月28日 星期三
责任校对：王玺
校对：谭智方

真情

干娘也是娘

王厚成

母亲生下我已第五个孩子了，听母亲说都是男孩。不幸的是，我前面的四位兄长都是还在母亲的襁褓中就夭折了。我既是母亲生育的最后一胎，也是至今健在的唯一幸存者，时年古稀有余。活到今天的我，身上时时带着母爱。

说到母爱，我也没有忘却我那位干娘（有的地方叫干妈）。我的干娘是本屋场人，平时邻居都称她为“二十嫂”，她的大名叫李元秀。虽说她20世纪60年代就去世了，而她的音容和教诲却令我没齿难忘。

正是因为为我娘前面所生的四个孩子都未能成人，所以我生下来还未与母亲谋面，就被抱到了二十嫂家。我们两家只数百步之隔，是她亲自把我抱去的，听母亲说，我在她家第一次洗澡。当天，我还在她家拱了饭甑，即是一个饭甑通开底，将我全身从饭甑甑过去。就是这样，拜了干娘，能易养成成人。这好像是迷信，而在我心里却是认真的。这以后，二十嫂李元秀就成了我的干娘。

在干娘家，我度过了人生最初的三天。这三天，干娘既负责我的洗澡和拉撒，又照料我的吸吮和其他。虽只是短短的三天，但精心护理一个刚脱血胎的婴儿，可想而知干娘是够辛累的。仅凭这一点，就令我牢记在心，更别说以后她对我的许多关怀。

干娘，是个热心的女人，又是个明事理的女人。屋场的事经她一过问便有了理儿，又经她一调解，好些事和人都都认了她的理。就拿我自身经历的一回事来说吧。

那是1960年，我兄长（系我母多胎未教后从我伯父家过继过来的子）续了一位谢姓女子为妻。女方家只生两个女儿，我的这位新嫂子原是在家招郎为子媳的，因原招郎的那位男人出车祸身亡，我兄长与她结合后，要去继续上门为子。此时，我父亲已去世，俗话说“爹死叔大”，自然兄长去上门一事便由我的叔叔作了主。

写托于文书那天，只叫了我，没有请我娘，原因是重男轻女，认为有我到场就可以。我一打听，连合约饭都没请娘，便认为是欺负了我娘，发脾气离了现场。一上午就坐在干娘家闷闷不乐，既不去搭理此事，也不打算去赴宴。我干娘知道后，急了，觉得他家这样做，一不近人意，二不合理，便立即到对方家去说道。我料定干娘去干预此事后，对方必定会请我娘。我便迅速告诉我娘，没有我去叫她，谁来喊也不去。果然，对方去请我娘，我娘执意不肯去，还把我的原话直说了。于是，对方就求我。我说，娘来不来自她自己做主，不关我的事。但对方还是几次来求我，求，我也不去叫我娘来。这下对方很为难，我们母子不去，连午宴也迟迟不能举行。干娘知道后，便板着脸对我说：“干儿，这就是你的不对了，对方去请你娘就等于道了歉，又求你等于认了错，人家带恩是好事，好事就得欢欢喜喜办，你母子不去，不就让人家好事难办，而且还伤了以后的和气，这样以错还错，有什么好呢！”干娘的话不多，却使我晓之以理。我便依干娘的吩咐，成全了人家的好事。至今，我仍记了干娘的这个理，少坚持错误。

事过两三年后，干娘去世了。那时，干娘的葬礼还很旧式，灵堂前立了七个香案，几跪几拜要几十分钟。我对干娘作揖时，还是由礼生带路一个一个香案下拜的。当时虽然感到有点繁琐，但我还是认认真真跪拜的。我心里想，只有这样，才能对得起干娘，更何况这远远不足以感恩于干娘。

至今，我每次回到老家，都要在干娘的遗像前跪拜。

记事本

住房变迁记

胡耀军

去年，一个盛夏的傍晚，我不经意走到童年曾经住过的老房子的楼前。当站在楼前，看到眼前这栋巴历经60多载、且破旧不堪的苏式三层小洋楼，仿佛让我穿越到上个世纪的50年代。

1957年，不到3岁的我，和在常宁出生不久的大弟弟，随父母一起从水口山矿务局，来到国家一五计划的156个重点建设项目之一的601厂。那时厂里的住房还没有建好，来到株洲后，我们一家四口被安排在火车站旁的小旅店住。后来工厂在新塘坡搭建了职工临时工棚，我们便从旅店搬进了工厂为职工安排的临时工棚。

1958年，工厂首批职工住房建好后，我们一家分到了建设村（后改为红卫村）4栋1单元1楼的一套约30平方米的两室一厅一卫的住房，住房里的所有家具都是由工厂房产科统一配置的。1958年这一年，我最小的弟弟在601职工医院出生。由于在来株洲前，我的一个姐姐和弟弟先后在衡阳因病夭折，父母迫于生计和听信了一个瞎子给我算命的八字，就将这个小弟弟过继给了同厂的一户没有生养、且条件比较好的人家。在这套两居室的房子里，我和大弟弟、父母、继外公、外婆共六口人，一直住了很多年。

1975年，我的大弟弟在601一车间加班操作时突发意外，因公殉职，彼时刚满18岁。弟弟的突然离世，对我们一家打击极大。

也许是怕暗房思人，1976年，父母选择与他人换房，搬到了工厂足球场边的红卫村17栋2单元2楼，这是一套共厨房、卫生间、带阳台的不到30平方米的两居室住房。我当时还在湖南师范大学政教系读书，1977年大学毕业后，我和父母一起住在这里。

1979年我成家后，我曾向工作的601中学领导申请一间住房，因为夫人在黔阳地委（现怀化市委）党校工作，在厂里我属于单户，不能在厂里分房。当时的学校领导也我以夫人在外地工作为由，没有同意我的申请。1980年，我夫人从怀化市委党校调到株洲的湖南省地质总队政治处工作，当时，我外婆还在世。我又找了学校，当时校领导说，房子紧张，再等等吧，我也只好作罢。直到我调离学校到工厂任团委书记，也没有等到我梦寐以求的那间房子。后来儿子出生，一家四代同堂于30平方米的房子，确实有些挤。我夫人就多次找了她所在的总队领导。总队领导才勉强同意将一间连天花板都没有的仅十几平方米的杂屋分给我们。我找人用席子加了一个天花板，又搭了一间小偏房，这样的住房尽管十分简陋，且环境又差，但总算有了一间属于我们自己的住房。

1984年初，工厂将我由团委安排到601中学（现为株洲市第18中学）担任校长，当时中学新建了一栋5层楼的教工宿舍，还有一套多出来的一室一厅带厨房、卫生间、阳台的房子，学校就将这套住房分给了我。我便有了第一套30多平方米的属于自己的新房子。当时，我弟弟也在601中学任美术老师，老兄分了房子，他主动帮忙做装饰。聪明过人的弟弟，用几根刷了色的木条，再加上一桶调成果绿色的涂料，硬是把我的这套房子收拾得与众不同。

1984年10月，我夫人从湖南地质总队政治处调到株洲集团党委宣传部工作，单户成为双职工，分房也就显得容易了一些。1986年，工厂将一套建于1978年的罗家冲81栋3楼约60平方米的两室一厅的房子分配给了我。当时分的这套房子虽然是一套旧房，但是面积毕竟大了许多。我分到房子后，依然是弟弟出面给我帮忙。他边设计，边动手，用当时最时髦的墙布，精心装饰了我的这套房子。

1996年，工厂新建了一批70平方米的两室一厅住房，因当时我在外地出差，我太太在2楼与6楼的套房之间，选中了601罗家冲56栋2单元的6楼。那时的住房都是楼梯房，住6楼感觉就是，上了楼就不想下楼，下了楼就不想上楼。特别是大热天或是拎重物回家，上百级的楼梯确实难爬。记得刚装修房子时，同事和我一起搬水管，两个人好不容易搬到6楼，结果发现走错了一楼，又得重新将水管搬下去，重新来过。别提有多郁闷！

2001年，在集团公司选房中，我选到一套2单元3楼的116平方米的两室一厅两卫、带厨房、阳台、内走廊、杂物间的住房。无论房型、楼层和位置都让人感到满意。我非常满足地对我太太说，住进这样的房子，我们家这房子大概都不会再搬家了吧。

老百姓对住房的需求，总会随着时代的发展悄然发生变化。大约过了10年时间不到，我又动了买房的心思。2010年，我们在溁江边买了一套126平方米三房两厅两卫带进门花园的电梯房。紧接着，又看中了青龙岗一套恒温恒湿的148平方米的精装修能房。到了2016年，从地段方便考虑，又将前面中意的两处房退掉，买下天元区距神农湖不远的一套151平方米的四房两厅两卫带双阳台的精装房。

人生风雨60多载，在回顾自己住房变迁的过程，我内心深处就会有一种强烈的新时代的获得感和幸福感！我非常感恩我们这个社会，感恩我们伟大的国家，感恩这个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的新时代！



远瞻猪岭坳



宝镜石



猪岭坳上的猪岭仙，又称朱岭仙

山石龟裂、形如龟背的龟岭



朱岭掠影

苏沐云

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山不在高，有仙则灵。

在没来朱岭之前，我总以为朱岭山高峰险、层峦叠嶂。来了以后，我才知道朱岭山并不高峻，海拔仅351.617米。朱岭山尽管不高，但名气不小。在连绵起伏的朱岭山上，名胜古迹倒也不少。据《茶陵州志》记载，猪岭坳“龟峰巍峨”，是茶陵州发源之地。猪岭坳上的猪岭仙、龟岭、猪岭、拗柴坡、宝镜石等，享誉县内外。朱岭属于边界乡村，地理位置偏僻，它东临马江镇，北靠浣溪镇，西连本镇花甲、莲荷二村，南与安仁安平镇毗邻。独特的地貌景观，神秘的传说，为朱岭山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

半山坳处是朱岭仙，有一座天然的岩石山洞，洞内存放众多的神像，每尊神像被缭绕的烟雾笼罩着。一年四季，朝拜的人络绎不绝，香火旺盛，历久不衰。

山脊上因山石龟裂，形如龟背而得名“龟岭”。龟裂石为金石板，被誉为“天下第一奇石”；龟背上的鳞片，成方形，或成菱形、或成椭圆形，极像鳞片，且分布均匀，线条清晰，表面光滑。据专家考证，朱岭山上龟裂石，面积之大，品质之佳，堪称世界第一。

“龟岭”上面是“猪岭”，整个山脊上光秃秃的，活像一头猪。向导说，上面是猪头，中间是猪腰，下面是猪屁股。如果你细心地看，这山还真有点像猪。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朱德率南昌起义部队余部，从安仁进入茶陵境内，在猪岭坳的颈部虎形湾与国民党军队决战，朱德率领的部队依靠朱岭坳的地理优势，一举击溃国民党军队，取得了胜利，但也有不少的革命志士牺牲于此地。从此以后，当地人为了纪念这次战斗，取朱德的

姓氏，改“猪岭”为“朱岭”，一直沿用至今。

再往上是战争遗迹，饱经风雨的战壕依稀可见。据有关史料记载，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湘南游击队队长陈美述率领游击队以安仁潭湾为根据地，转战于朱岭、花甲、飞盐、溪江、寒江、岩鸡垅。在朱岭山上与挨户团决战，并取得了胜利，名震茶安酃边区三县。1936年年底，国民党为了剿灭湘南游击队，调动了多于湘南游击队数十倍的兵力，对潭湾根据地实行重兵围剿，并在各个边境隘口，严密堵截。陈美述率部周旋于边境地区，当行至茶陵与酃县交界的岩鸡垅时，与副总队长段镇那率领茶陵的义勇队遭遇。陈美述及其部属因饥饿疲惫，弹尽粮绝，战斗失利。陈美述于次年2月5日被义勇队抓获。副总队长段镇那生擒陈美述，残忍地用铁丝将陈美述的肩胛骨、双耳、双手用铁丝穿起来，押赴县城。2月21日，茶陵县国民政府将陈美述剖腹取肝，砍头示众。

沿着山脊往山下，这里植被茂盛，生态良好。野柿子树枝条上挂满了黄澄澄的果实，黑色的洋米饭缀满了枝条。面对野果，文友们经不住诱惑，不由得采摘起来。不经意间，路边一堆柴呈现在大家的眼前。向导说这是拗柴坡，它坐落在“猪岭坳”的猪头上。拗柴坡还有一个美丽的传说：古时候，有一个人路过此地，看见一只母鸡带着几只小鸡在啄食虫子。于是，他便走上前去捉了两只鸡。母鸡为了保护小鸡，啄了他的脚。这人一气之下，把两只鸡崽捉回了家。当天晚上，有

一个老太婆托梦于他，叫他把两只鸡崽送回原处，并叮嘱他要扯一束柴，捡颗石子放在捉鸡处，这样才能消灾解难。第二天清早，这人起床去看鸡崽。鸡崽却不见了，只见两颗小金子在地上闪闪发光。他立即按晚上的梦去做，他被母鸡啄烂的脚第三天就好了。人们口口相传，凡路过此地的人都要扯上一束柴，并捡一颗石子放上去。从此以后，柴堆越堆越高，石子堆积如山，于是人们称此地为拗柴坡。

朱岭村名胜古迹众多，传说故事神秘莫测。闲暇之余，你不妨带上家人，远离城市的喧嚣，来朱岭坳探访古幽，享受大自然的乐趣。

一个老太婆托梦于他，叫他把两只鸡崽送回原处，并叮嘱他要扯一束柴，捡颗石子放在捉鸡处，这样才能消灾解难。第二天清早，这人起床去看鸡崽。鸡崽却不见了，只见两颗小金子在地上闪闪发光。他立即按晚上的梦去做，他被母鸡啄烂的脚第三天就好了。人们口口相传，凡路过此地的人都要扯上一束柴，并捡一颗石子放上去。从此以后，柴堆越堆越高，石子堆积如山，于是人们称此地为拗柴坡。

朱岭村名胜古迹众多，传说故事神秘莫测。闲暇之余，你不妨带上家人，远离城市的喧嚣，来朱岭坳探访古幽，享受大自然的乐趣。

朱岭村名胜古迹众多，传说故事神秘莫测。闲暇之余，你不妨带上家人，远离城市的喧嚣，来朱岭坳探访古幽，享受大自然的乐趣。

朱岭村名胜古迹众多，传说故事神秘莫测。闲暇之余，你不妨带上家人，远离城市的喧嚣，来朱岭坳探访古幽，享受大自然的乐趣。

旧事

儿时的收音机

马明建

我小的时候，电视机还没有普及到农村，收音机成了人们唯一的娱乐工具。但是一家人通常只有一个收音机，爱好又不同，没办法就只有轮流用。

我大哥喜欢听新闻，早上收音机归他。我二哥喜欢听广播剧，上午十点收音机他拿去听。姐姐喜欢听邓丽君的歌，上午十点半收音机又轮到她那里。

而我最爱听的是收音机里的“小喇叭”。每天一到下午四点钟我就会拿来收音机，随着报时的嘀嗒声响起，便可听到女主持人报时的声音：“现在是北京时间十六点整。”然后小主持人清脆甜美的声音就会在耳边响起：“小朋友们好，小喇叭开始广播了……”接着便会响起“嗒嗒嗒嗒嗒嗒”的声音，然后一名声音苍老的声音便开始讲故事：“从前，有一个可爱的小女孩，她特别喜欢戴一顶

天鹅绒的小红帽，人们就称她‘小红帽’……”此时的我往往会把收音机放得离耳朵更近一些，生怕漏听一个字。故事结束后，小主持人同样还会用清脆悦耳的声音叫着：“小喇叭广播结束了，小朋友再见。”这个时候的我往往会依依不舍地离开收音机去找别的小伙伴玩了。

当然，我们一家人也有共同爱好，那就是听评书。评书一般是中午十二点半开播，记得当时播放的评书有袁阔成的《三国演义》、《水浒传》和刘兰芳的《杨家将》。为了不漏听任何一个情节，在十二点的时候我和大哥二哥就会先检查一下收音机的电池，看看电池好不好用，接着到了十二点二十五分就把收音机打开了。一边在心里恨那些广告，一边心情激动地盼着十二点三十分的到来。

随着“嘀嗒”三声响起，电台主持人抑扬顿挫地声音响起：“听众

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播颂长篇评说《三国演义》，大家听到这句话，饭也顾不上吃了，都侧起耳朵听起来，没有人愿意再出半点声响来，哪怕中途有尿也要先憋着，等听完评书再去方便。直到30分钟的评书播放结束，才长长地吁了一口气，在心里念着袁阔成的“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心里痒痒地盼着第二天的那个点，悻悻地离开。如果哪天刚好十二点三十分有事而耽误了听评书，心里会难受一整天的。

后来，随着电视机的普及，收音机已经渐渐被淘汰了，而现在又流行智能手机，随便打开手机视频音频软件，就可以听到看到很多精彩的电影电视剧，但是我却依然会想起小时候给我带来无限快乐的收音机，想起一家人端着饭碗坐在桌子周围侧着耳朵听评书的情景……